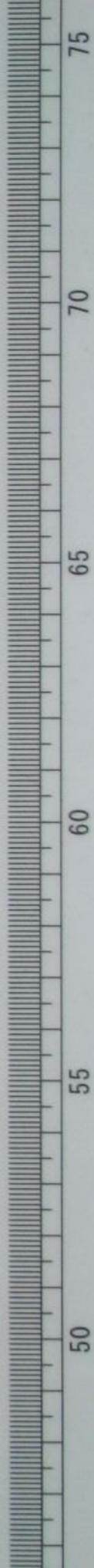


醫籍攷

卷四十一 四十二
方論十九 二十

武
2
21



武
2
27

九折堂山田
氏圖書之記

岡氏
齋

岡氏
齋

醫籍考卷四十一

東都丹波元胤紹翁編

方論十九

褚氏澄雜藥方

七錄二十卷

唐志作十二卷

佚

南齊書本傳曰褚澄字彥道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
郭氏生淵後尚吳郡公主生澄淵事公主孝謹主愛之湛之
亡主表淵為嫡澄尚宋文帝女盧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
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守豫章王感疾太祖召澄為

治立愈尋遷左民尚書淵薨澄以錢萬十千就招提寺贖太祖所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又贖淵介憤辱導及淵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袁彖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其年卒澄女爲東昏皇后永元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褚氏遺書

宋志一卷

存

蕭淵序曰黃巢造變從亂群盜發人家墓掘取金寶遇大穴爲方丈餘中環石十有八片形製如槲其蓋六石題曰有齊

褚澄所歸塔蓋棺骨已蛇蟻所穴環石內向文字曉然盜疑兵書移置戶外視之棄去先人偶見讀徹囑鄰鄉慎護明年具舟載歸欲送官以廣其傳遭時兵革不息先人亦不幸遺命異物終當化去神書理難久藏其以褚石爲吾棺槲之石褚石隱則骸骨全褚石或興吾名亦顯淵募能者調墨治刻百本散之餘遵遺誡先人諱廣字叔常清泰二年五月十九日古揚蕭淵序

釋義堪序曰靖康初金人犯順群盜乘間在處有之去揚城北二十五里陳源橋有蕭家世居其間蓋貧不能自振矣守一家甚勤曰吾十二世祖葬父于此吾家家凡數百世世惟

守此耳盜疑其起家者富而厚葬日夕窺之二家因語人曰
吾十二世祖葬其父明經廣叔常用石刻秘經爲槨從治遺
命也已而不忍其柩有將廢之兆遂教子孫世守之耳窺者
仍故二家因會鄉人啓視之槨棺如新刻石十有九片其一
蓋蕭淵序也乃移柩葬居側而舉石於門外有告蕭得埋寶
者遂納石於今予時持鉢將爲南嶽之遊遇蕭門結葬緣適
見其事謾錄諸策以俟能者二年結制前五日衛國釋義堪
書

丁介跋曰右褚澄遺書一卷初得蕭氏父子護其石而其書
始全繼得僧義堪筆之紙而其書始全今得劉繼先鈹之木

而其書始傳亦可謂多幸矣澄字彥通河南陽翟人宋武帝
之甥尚書左僕射湛之之子廬江公主之夫齊太宰侍中錄

尚書公淵之弟仕宋自駙馬都尉遍歷清顯仕齊至侍中領

右軍將軍永明元年卒南史云永元元年卒誤也東昏侯立其女爲皇后

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實永元元年去其卒時已七十年矣遺

書題其贈官豈蕭廣得其槨石考之史傳而附題於前乎初

齊高帝愛子豫章王嶷自江陵赴都得疾日臻帝憂形於色

乃大赦天下聞澄傳楊淳秘方召澄治立愈帝喜甚擢澄左

民尚書以寵之其守吳郡也民有李道念以公事至郡澄遙

見謂曰汝有奇疾道念曰某得冷疾五年矣澄診其脈曰非

冷也由多食雞子所致可煮蘇一斗服之即吐物如升許涎
裹之動扶涎出視乃一雞雛翅距已具而能走澄曰未也盡
服其餘藥從之凡吐十三枚疾乃瘳其妙皆此類也是書幽
眇簡切多前人所未發而豈徒哉問子篇稱建平王當是澄
之妻之姪景素其生子六即延齡延年輩云嘉泰元年日南
至甘泉寄士丁介跋

徐常吉曰尊生秘經一卷六朝時齊褚澄所著唐末黃巢亂
發其塚之石刻維揚人蕭廣手摹之其書始傳事玄要言

四庫全書提要曰褚氏遺書一卷舊本題齊褚澄撰澄字彥
適陽翟人褚淵弟也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入

齊爲吳郡太守官至左民尚書事蹟具南齊書本傳是書分
受形本氣平脈津潤分體精血除疾審微辨書問子十篇大
旨發揮人身氣血陰陽之奧宋史始著於錄前有後唐清泰
二年蕭淵序云黃巢時群盜發塚得石刻棄之先人偶見載
歸後遺命即以褚石爲槨又有釋義堪序云石刻得之蕭氏
冢中凡十有九片其一即蕭淵序也又有嘉泰元年丁介跋
稱此書得蕭氏父子護其石而始全繼得僧義堪筆之紙而
始存今得劉義先鋟之本而始傳云考周密癸辛雜識引其
非女非男之身一條則宋代已有此本所謂刻於嘉泰中者
殆非虛語其書於靈樞素問之理頗有發明李時珍王肯堂

俱採用之其論寡婦僧尼必有異乎妻妾之療發前人所未發而論吐血便血飲寒涼百不一生尤千古之龜鑑疑宋時精醫理者所著而偽託澄以傳然其言可採雖贗本不可廢也中頗論精血化生之理所以辨病源戒保嗇耳高儒百川書志列之房中類則其誤甚矣

按儲泳祛疑說稱是書曰尊生秘經故徐常吉從識其目然近世傳本未有以此題籤者也

亡名氏集略雜方

隋志十卷

佚

雜藥方

隋志一卷

佚

雜藥方

七錄四十六卷

佚

雜藥方

隋志十卷

佚

湯丸方

隋志十卷

佚

雜丸方

隋志十卷

佚

百病膏方

七錄十卷

佚

雜湯丸散酒煎薄帖膏湯婦人少小方

七錄九卷

佚

療下湯丸散方

七錄十卷

佚

醫方論

隋志七卷

佚

孔中即雜藥方

七錄二十九卷

佚

陽氏^明藥方

七錄二十八卷

佚

夏侯氏^{闕名}藥方

七錄七卷

佚

王氏^{季琬}藥方

七錄一卷

佚

亡名氏治卒病方

七錄一卷

佚

遼東備急方

七錄三卷

佚

七錄曰都尉臣廣上

如意方

隋志十卷

佚

梁武帝所服雜藥方

隋志一卷

佚

坐右方

新唐志十卷

佚

陶氏弘景方

隋志三卷

佚

陶弘景曰余祖世已來務敦諱方藥本有范汪方一部斟酌
詳用多護其故內護家門傍及親族其有虛心告請者不限

貴賤皆摩踵救之凡所救活數百千人自余投纓宅嶺猶不
忘此日夜翫味常覺欣欣余亦撰方三卷并效驗方五卷又
補葛氏肘后方三卷蓋欲承嗣善業令諸子姪不敢失墜可
以補身濟物者也本草序例

效驗方

隋志六卷梁五卷舊唐志作十二卷

佚

靈竒秘奧本朝現在書目作靈竒奧秘術

宋志一卷

佚

王氏顯藥方

三十五卷

本朝現在書目有中尉王榮雜藥方一卷

佚

北魏書本傳曰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自言本東海郟人王朗之後也祖父延和中南奔居于魯郊又居彭城伯父安上劉義隆時板行館陶縣世祖南討安上棄縣歸命與父母俱徙平城例叙陽都子除廣寧太守顯父安道少與李亮同師俱學醫業粗究其術而不及亮也安上還家樂平頗參士流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太后之懷世宗也夢爲日所逐化而爲龍繞后后寤而

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召徐騫及顯等爲后診脈騫云是微風入臟宜進湯加鍼顯云按三部脈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召補侍御帥尚書儀曹郎號稱幹事世宗自幼有微疾久未差愈顯攝療有效因是稍蒙盼識又罷六輔之初顯爲領軍千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遊擊將軍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乞臨本州世宗嘗許之積年未授因是聲聞傳於遠近顯每與人言時旨已決必爲刺史遂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尋詔馳驛還京復掌藥又遣還州元愉作逆顯討之不利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顯前後歷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內

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更換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口誼譁聲望致損後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既建以爲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世宗每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加爲立館宇寵振當時延昌二年秋以營療之功封衛南伯四年正月世宗夜崩肅宗踐阼顯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爲憂懼顯即蒙任遇兼爲法官恃勢使威爲時所疾朝宰託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臨執呼寃直閣以刀鏢撞其腑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始顯布衣爲諸生有沙

門相顯後當富貴誠其勿爲吏官吏官必敗由是世宗時或欲其遂攝吏部每殷勤避之及世宗崩肅宗夜即位受璽冊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矣

王世榮單方

隋志一卷

佚

李氏

修藥方舊唐志作李思

隋志五十七卷本百十卷

佚

北魏書本傳曰李修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父亮少學醫術

兄元孫隨畢衆敬赴平城亦遵父業而不及以功賜爵義平子拜奉朝請修略與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當在禁內高祖文明太后時有不豫修侍鍼藥治多有效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爲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藥方百餘卷皆行于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高祖文明太后時令修診視之一且奏言允脈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遷洛爲前軍將軍領太醫令後數年卒贈威遠將軍青州刺史子大授襲汶陽令醫術又不逮父

亡名氏辨病形證

隋志七卷

佚

瘡論并方

隋志一卷

佚

雜要方

隋志一卷

佚

范氏世英千金方

隋志三卷

佚

徐王方

隋志五卷

佚

徐王八世家傳効驗方

隋志十卷

佚

按東海徐熙字仲融以醫著于晉宋間奕葉相傳至之才九六世併其族祖叔嚮及嗣伯為八世之才撰其傳家試驗之方以為編者之才封西陽郡王故稱徐主

家傳秘方

隋志二卷

佚

陳氏山提雜藥方

舊唐志十卷

佚

北史恩倖傳曰神武時有蒼頭陳山提蓋豐樂俱以驅馳便僻頗蒙恩遇魏末山提通州刺史

雜藥方

舊唐志六卷

佚

雜九方

舊唐志一卷

佚

文氏義方通玄經崇文總目作支義方
藝文畧作周支義

宋志十卷

佚

支觀通玄方本朝現在書目
無支觀二字

宋志十卷

佚

釋氏曇鸞療百病雜九方

隋志三卷

佚

論氣治療方

隋志一卷

佚

釋氏鸞調氣方外臺秘要方引崔氏
產乳序作鸞調氣方

舊唐志三卷

佚

姚氏僧坦集驗方

隋志十卷

隋志別載姚大夫
集驗方十二卷

佚

後周書曰姚僧坦字法衛吳興武康人也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又好之每招菩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坦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業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討試僧坦酬對無滯梁武甚奇之時武陵王所生葛脩華患宿積時方術莫効帝令僧坦視之僧坦還說其牀武帝歎曰卿用意綿密乃至於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逃朕每留情頗識治體今聞卿說蓋開人意十一年帝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坦曰大黃乃是快樂然至

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元帝嘗有心腸疾諸醫咸謂宜用平藥可漸宣通僧坦曰脈洪而實此有宿妨非用大黃必無差理帝從而愈及大軍克荊州爲燕公子謹所召太相禮接太祖遣使馳驛徵僧坦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疾嬰沈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太祖以謹勲德隆重乃止明年隨至長安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坦省疾自云自腰至臍以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坦即診脈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解再服中縛解又服三縛悉除而兩脚疼痺猶自變弱更爲合散稍得屈伸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

臥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坦
僧坦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煩賜問因而
委去其子殷勤拜請曰多時仰屈今日始來意不下治意
未盡僧坦知其可差即爲處方諸患悉除大將軍樂平公竇
集暴感風疾精神瞽亂無所覺知諸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
救僧坦後至云困矣終當不死若專以見付相爲治之其家
欣然僧坦爲合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楮苦
痢積時而不廢朝謁燕公于謹嘗問僧坦曰樂平永世俱有
痼疾若如僕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克殺樂平
雖困終嘗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言必死當在何

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文宣太后寢疾醫巫
雜說各有同異高祖引僧坦問曰太后患勢不輕諸醫並云
無慮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君臣之義言在無隱公以爲何
如對曰臣無聽聲視色之妙特以經事已多準之常人竊已
憂懼帝泣曰公既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四年高祖
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短
縮又不得行僧坦以爲諸歲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事莫先
於語乃處方進藥帝遂得言又治目目疾便愈未及治足疾
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是歲高祖幸雲陽遂寢疾乃招僧
坦趨行在所內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賤膳日久脈候如何對

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若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嘗苦心痛乃命僧坦治之其疾即愈及即位恩禮彌隆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僧坦宿直侍疾帝謂僧坦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坦診候知帝危殆乃對曰臣荷恩即重恩在効力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領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卒僧坦撰集驗方十二卷行紀三卷行於世太平御覽

姚大夫單方

甄文畧一卷

本朝現在書目有雜藥方一卷姚大夫撰

佚

亡名氏集驗方

隋志十二卷

佚

名醫集驗方

隋志六卷

舊唐志作三卷

佚

謝氏士泰

刪繁方

唐志作謝士泰

隋志十二卷

佚

吳氏闕名山居方

隋志三卷

佚

亡名氏新撰藥方

隋志五卷本朝現在書目作一卷

佚

釋氏莫滿單複要驗

隋志二卷

佚

釋氏道洪方

隋志一卷

佚

亡名氏雜療方

隋志十二卷

佚

雜藥酒方

隋志十五卷

佚

趙婆療漂方

隋志一卷

佚

亡名氏療百病散

隋志三卷

佚

大略丸

隋志五卷

佚

靈壽雜方

隋志二卷

佚

宋氏俠經心錄宋志作治風經錄不著撰人名氏

隋志八卷

本朝現在書目作六卷舊唐書本傳作十卷宋志作五卷

佚

舊唐書本傳曰宋俠者州清漳人北齊東平王文學孝王之子也亦以醫術著名官至朝散大夫藥藏監撰經心錄十卷行於世

龍樹菩薩藥方

隋志四卷

佚

西域諸仙所說藥方

隋志二十三卷目一卷本二十五卷

佚

香山仙人藥方

隋志十卷

佚

西域波羅仙人方

隋志四卷

佚

西域名醫所集要方

隋志四卷本十二卷

佚

婆羅門諸仙藥方

隋志二十卷

佚

婆羅門藥方

隋志五卷

佚

老君所述仙人命論方

隋志二卷目一卷本三卷

佚

乾陀利治鬼方

隋志十卷

佚

新錄乾陀利治鬼方

隋志四卷本五卷闕

佚

隋煬帝勅撰四海類聚單要方

隋志無隋煬帝勅撰字今據唐志錄之

隋志三百卷

唐志作十六卷

佚

四海類聚方

隋志二千六百卷

佚

許氏澄備急單要方

隋志三卷

本朝現在書目作新錄單要方五卷魏孝澄撰

佚

隋書許智藏傳曰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父爽仕梁太常丞

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坦齊名拜上儀同三司

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

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

吳氏景賢

諸病源候論唐志無賢字

隋志五卷目一卷

唐志作五十卷

佚

巢氏元方諸病源候論

新唐志五十卷

存

宋綬序曰臣聞人之生也陶六氣之和而過則爲診醫之作也求百病之本而善則能全若乃分三部九候之殊別五聲五色之變揆盈虛於表裏審躁靜於性韻達其消息謹其攻療茲所以輔含靈之命裨有邦之治也國家不冒萬宇交脩庶職執技服於官守寬疾存乎政典皇上秉靈圖而迪成憲奉母儀而隆至化明燭幽隱惠綬動植憫斯民之疾苦竚嘉

醫之極濟且念幅員之遼邈問巷之窮阨肄業之士罕盡精良傳方之家頗承疑舛四種之書或闕七年之習未周以彼粗工肆其億度大害生理可不哀哉是形憊怛或懷重慎以爲昔之上手効應參神前五日而逆知經三折而取信得非究源之微妙用意之詳密乎蓋診候之教肇自軒祖中古已降論著彌繁思索其精博利于衆迺下明詔疇咨舊聞上稽聖經旁摭竒道發延閣之秘蘊勅中尚而離對諸病源候論者隋大業中大醫巢元方等奉詔所作也會粹羣說沈研精理形脈之證罔不該集明居處愛欲風濕之所感示針鏡橋引湯熨之所宜誠術藝之楷模而診察之津涉監署課試固

常用此乃命與難經素問圖鑊方版傳布海內洪惟祖宗之訓務惟存育之惠補農經之闕漏班禁方於遐邇速令搜採益窮元本方論之要殫矣師藥之功備矣將使後學優而柔之視色毫而靡愆應心手而昏驗大哉味百草而救枉者古皇之盛德憂一夫之失所者二帝之用心弭茲札瘥躋之仁壽上聖愛人之旨不其篤歟翰林醫官副使趙拱等參校既終繕錄以獻爰俾近著爲之題辭顧惟空疎莫探秘願徒以述善誘之深意用勸方來揚勤卹之至仁式昭大庇云爾謹序

趙希弁曰巢氏病源候論五十卷右隋巢元方等撰元方大業中被命與諸醫共論衆病所起之源皇朝昭陵時詔校本刻牘頒行宋綬爲序

陳振孫曰巢氏病源論五十卷隋太醫博士巢元方等撰大業六年也惟論病證不載方藥今按千金方諸論多本此書業醫者可以參校

王應麟曰天聖四年十月十二日乙酉命集賢校理晁宗慤王舉正校定黃帝內經素問難經巢氏元方病源候論五年四月乙未令國子監摹印頒行詔學士宋綬撰病源序

呂復曰病源論五十卷乃隋大業中太醫博士巢元方等奉勅撰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裒成一家之書醇

玳相混蓋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爲課試元復循襲列醫門之七經然附會雜揉非復當時之舊具眼者當自見之吳景賢亦作病源一書近代不傳

郎瑛曰巢氏病源一書論證論理可謂意到而辭暢者矣予嘗惜其常時元方不附方藥使再具之體用俱全是書真不可及也七修類藁

王禕曰巢元方著病源候論王昶撰天元玉冊要有皆所祖述然元方言風寒二氣而不著濕熱之說昶推五運六氣之變而患在滯而不通此其失也青巖叢說

朱彝尊跋曰右諸病源候論五十卷隋太醫博士巢元方奉

勅與諸醫共論疾疢所起之源及九候之要大業六年書成進于朝論凡一千七百二十篇言之詳矣隋唐經籍志不著于錄而宋志有之蓋太平興國中命王懷隱王祐陳昭遇等進聖惠方每部取元方之論冠其首神宗以之課試醫士是編始大顯於時書錄解題謂千金方諸論多本此書考宋制醫以巢氏論與千金翼同目爲小經而千金方不與然則今所傳孫真人書殆未足深信矣曝書亭集

四庫全書提要曰巢氏諸病源候論五十卷隋大業中太醫博士巢元方等奉詔撰考隋書經籍志有諸病源候論五卷目一卷吳景賢撰舊唐書經籍志有諸病源候論五十卷吳

景撰皆不言巢氏書宋史藝文志有巢元方巢氏諸病源候論五十卷又無吳氏書惟新唐書藝文志二書並載書名卷數竝同不應如是之相複疑當時本屬官書元方與景一爲監修一爲編撰故或題景名或題元方名實止一書新唐書偶然重出觀晁公武讀書志稱隋巢元方等撰足證舊本所列不止一名然則隋志吳景作吳景賢或監字之誤其作五卷亦當脫一十字如止五卷不應目錄有一卷矣此本爲明汪濟川方鑛所校前有宋綬奉勅撰序考玉海載天聖四年十月十二日乙酉命集賢校理晁宗慤王舉正校定黃帝內經素問難經巢氏病源候論五年四月乙未令國子監摸

印頒行詔學士宋綬撰病源序是其事也書凡六十七門一千七百二十論陳振孫書錄解題稱王焘外臺秘要諸論多本此書今勘之信然又第六卷解散諸候爲服寒食散者而作惟六朝人有此證第二十六卷猫鬼病候見於北史及太平廣記者亦惟周齊時有之皆非唐以後語其爲舊本無疑其書但論病證不載方藥蓋猶素問難經之例惟諸證之末多附導引法亦不言法出誰氏考隋志有導引圖三卷註曰立一坐一臥一或即以其說編入歟讀書志稱宋朝舊制用此書課試醫士而太平興國中集聖惠方每門之首亦必冠以此書蓋其時去古未遠漢以來經方脈論存者尚多又衰

集眾長共相討論故其言深密精邃非後人之所能及內經以下自張機王叔和葛洪數家書外此為最古究其旨要亦可云證治之津梁矣王偉青巖叢說嘗議其唯知風寒二氣而不著濕熱之說以為疎漏然病機萬變前人所未及言經後人闡明者甚多不可以一節是書也

按友人山本恭庭允作諸病源候論疏證五十卷解題

一篇詳確可喜蓋其言曰今本謬誤固已甚矣且外臺

秘要引有傷寒十日至十二日候傷寒毒攻眼候今本

此題目相同其文即異重下候聖惠方引有食癩候醫心方引有

小兒鬼蠟頭候攷之今本並無所見癭瘤門有多忘候

嗜眠候鼾眠候體臭候狐臭候漏掖候並與題目不相涉知是他篇錯文則其所脫佚亦不止五候也三因方曰巢氏病源具列一千八百餘件蓋為示病名也是陳言所見應天聖官刊其所謂即本書原數而今本唯有二千七百二十六論其為殘闕亦明矣且張從正儒門事親引是書卷三十七帶下候文曰巢氏內篇四十四卷云云此知原有內外之篇目其卷第亦不同也不知今本何以差錯至此云

再按吳景賢名見于隋書麥鐵杖傳則提要有吳景監撰之說者實係臆測然以是書為巢吳同編理似當然

姑據新唐志並載二家之書以俟後考

甄氏立言古今錄驗方原作甄權今據唐書立言傳及本朝現在書目

舊唐志五十卷

佚

醫籍考卷四十一

醫籍考卷四十二

東都丹波元胤紹翁編

方論二十

孫氏思邈千金方

新唐志三十卷本朝現在書目作三十一卷

存

自序曰夫清濁剖判上下攸分三才肇基五行倣落萬物淳朴無得而稱燧人氏出觀斗極以定方名始有火化伏羲氏作因之而畫八卦立庖厨滋味既興痾瘵萌起大聖神農氏愍黎元之多疾遂嘗百草以救療之猶未盡善黃帝受命創

制九鍼與方士岐伯雷公之倫備論經脈旁通問難詳究義理以爲經論故後世可得依而暢焉春秋之際良醫和緩六國之時則有扁鵲漢有倉公仲景魏有華佗並皆探賸索隱窮幽洞微用藥不過二三灸炷不逾七八而疾無不愈者晉宋以來雖復名醫間出然治十不能愈五六良由今人嗜慾泰甚立心不常媮放縱逸有闕攝養所致耳余緬尋聖人設教欲使家家自學人人自曉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末俗小人多行詭詐傍倚聖教而爲欺給遂令朝野士庶咸耻醫術之名多教子弟誦短文構小冊以求出身之道醫治之術闕而弗論吁可怪也嗟乎深乖聖賢之本意切遭風

冷屢造醫門湯藥之資罄盡家產所以青衿之歲高尚茲典白首之年未嘗釋卷至於切脈診候採藥合和服餌節度將息避慎一事長於己者不遠千里伏膺取決至於弱冠頗覺有悟是以親隣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濟益在身之患斷絕醫門故知方藥本草不可不學吾見諸方部帙浩博忽遇倉卒求檢至難比得方訖疾已不救矣嗚呼痛夫枉之幽厄惜墮學之昏愚乃博採群經刪裁繁重務在簡易以爲備急千金要方一部凡三十卷雖不能究盡病源但使留意於斯者思過半矣以爲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踰於此故以爲名也未可傳於士族庶以貽厥私門張仲景曰當今居世

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而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而忽棄其本欲華其表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進不能愛人知物退不能愛躬知己卒遇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後震慄身居厄地蒙蒙昧昧戇若遊魂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齋百年之壽命將至貴之重器委付庸醫恣其所措咄嗟喑鳴厥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爲異物幽潛重泉徒爲涕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自育若是何榮勢之云哉則此之謂也

舊唐書本傳曰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講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適小難爲用也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居大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力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廣成豈虛言哉特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事九

成宮照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賦照鄰爲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閔安期先生之儔也照鄰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覺一寢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

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情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是以及天地亦知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孛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固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知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趙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

利回不爲義疾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思
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
百歲人。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
然猶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初
魏徵等受詔脩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
口以傳授。有如目觀。東臺侍郎孫處約將其五子。促倣俊佑
佺。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先貴。佑當晚達。佺最名重。禍在執
兵。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盧齊卿童幼時。請問人倫之事。思
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爲屬使。可自保也。後齊
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徐州蕭縣丞。思邈初謂齊卿

之時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迹多此類也。永淳元年
卒。遺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無牲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
就木。猶若空衣。時人異之。自註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
行於代。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真錄及枕中素書。合三教論
各一卷。子行。天授中爲鳳閣侍郎。

段成式曰。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往來互
參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
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
昆明池龍也。無雨久。非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爲藥。欺天
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

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千首。爾傳與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怯。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特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孫復著千金方三十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酉陽雜俎

林億等序曰：昔神農徧嘗百藥。以辨五苦六辛之味。逮伊尹而湯液之劑備。黃帝欲創九鍼以治三陰三陽之疾。得岐伯而砭艾之法精。大聖人有意於拯民之瘼。必持賢明博通之臣。或爲之先。或爲之後。然後聖人之所爲得行於永久也。醫家之務。經是二聖二賢。而能事畢矣。後之留意於方術者。苟

知藥而不知灸。未足以盡治療之體。知灸而不知鍼。未足以極表裏之變。如能兼是聖賢之蘊者。其名醫之良乎。有唐真人孫思邈者。乃其人也。以上智之材。抱康時之志。當太宗治平之際。思所以佐迺后庇民之事。以謂上醫之道。真聖人之政。而王官之一守也。而乃祖述農黃之旨。發明岐擊之學。經掇扁鵲之難方。採倉公之禁仲景黃素元化綠帙。葛仙翁之必効。胡居士之經驗。張苗之藥對。叔和之脈法。皇甫謐之三部。陶隱居之百一。自餘郭玉范汪僧垣阮炳。上極文字之初。下訖有隋之世。或經或方。無不採摭。集諸家之所祕要。去衆說之所未至。成書一部。總三十卷。目錄一通。臟腑之論。針艾

之法脈證之辨食治之宜始婦人而次嬰孺先脚氣而後中風傷寒癰疽消渴水腫七竅之病五石之毒備急之方養生之術總篇二百三十二門合方論五千三百首莫不十全可驗四種兼包厚德過於千金遺法傳於百代使二聖二賢之美不墜于地而世之人得以階近而至遠上識於三皇之奧者真人善述之功也然以俗尚險怪我道純正不可述割腹易心之異世務徑省我書浩博不可道聽塗說而知是以學寡其人寢以紛靡賢不繼世簡編斷缺不知者以異端見黜好之者以闕疑輟功恭惟我朝以好生爲德以廣愛爲仁迺詔儒臣正是墜學臣等術謝多通職專典校於是請內府之

秘書探道藏之別錄公私衆本搜訪幾遍得以正其紕繆補其遺佚文之重複者削之事之不倫者緝之編次類聚期月功至綱領雖有所立文義猶或疑阻是用端本以正末如素問九墟靈樞甲乙太素巢源諸家本草前古脈書金匱玉函肘后備急謝士秦刑繁方劉涓子鬼遺論之類事關所出無不研核尚有所闕而又泝流以討源如五鑿經千金翼崔氏纂要延年秘錄正元廣利外臺秘要兵部手集夢得傳信之類凡所派別無不考理互相質正反覆替參然後遺文疑義煥然悉明書雖是舊用之惟新可以濟函靈俾明聖好生之治可以傳不朽副主上廣愛之心非徒爲太平之文致寔可

佐皇極之錫福校讐既成繕寫伊始恭以上進庶備親覽太子右贊善大夫臣高保衡尚書都官員外郎臣孫奇尚書司封郎中充秘閣校理臣林億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臣錢象先謹上

葉少蘊曰孫真人爲千金方兩部說者謂凡修道養生者必以陰功協濟而後可得成仙思邈爲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因以妙盡古今方書之要獨傷寒未之盡似未盡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論後三十年作千金翼論傷寒者居半蓋始得之其用志精審不苟如此今通天下言醫者皆以二書爲司命也思邈之爲神仙固無可疑然唐人猶記中間有用蠶虫

水蛭之類諸生物命不得升舉天之惡殺物者如是則欲活人者豈不知之避暑錄話

趙希弁曰千金方三十卷右唐孫思邈撰思邈博通經傳洞明醫術著用藥之方診脈之訣針灸之穴禁架之法以至導引養生之要無不周悉後世或能窺其一二未有不爲名醫者然議者頗恨其獨不知傷寒之數云

陳振孫曰千金方三十卷唐處士孫思邈撰自爲之序名曰千金備急要方以爲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踰於此其前類例數十條林億等新纂

喬世寧序曰千金方世罕刻本華州舊有石刻千金寶要所

選取僅十之一今蜀廣中板行者是也後得建寧本頗全乃
又脫誤不可讀間嘗欲覽古遂生之說究極悠邈顧安得盡
據也其書爲唐孫真人思邈所著蓋刪輯上古以來醫書定
爲此編也史稱公道洽古今學殫術數今攷其書信然自華
佗以後一人而已世以其遺書神驗遂傳爲龍宮所授以余
所見新唐書與真人自序皆不道龍宮事其說在道經續仙
傳中是道家剽竒侈稱希異爲勝耳世俗傳譌既久而學士
大夫亦徃徃稱焉何也世又有別刻海上救急二方皆贋本
依託尤大謬誤人者余覽之益悵然慨焉故爲校定千金方
正本余父封君命余弟世定自刻於家將以示世之好孫公

者建寧本類三十卷今依道經定次爲九十三卷云余又得
孫公四言詩一首其暢發玄旨備矣顧其詩不盛傳而近世
獨稱嘆世吟此鄙誕無足采者決非孫公語世何以稱焉世
又傳孫公嘗騎虎山行益甚要眇無徵者或云龍虎坎離道
家煉氣之說而傳者誤耶余覽戴籍孫公蓋深隱獨行之士
與玄晏所述高士類也其云膽欲大心欲小智欲圓行欲方
古今以爲名言但其論攝養事多似老子乃舊唐書遂列之
方技其後道經類說前定錄酉陽雜俎湘山野錄諸書益多
附載諸怪異事誣矣誣矣余嘗欲列孫公事蹟稍爲論次其
事俾覽者信焉會自刻千金方成因辨證其畧如此以俟洽

聞者訂議為孫公華原人今為余耀州地城東三里為五臺山其上蓋有真人洞云真人所著又有馬陰內傳一卷煉雲母訣二卷攝養錄二卷氣訣一卷燒煉秘訣一卷龍虎通玄訣一卷龍虎亂日篇一卷福壽論一卷枕中素書一卷會三教論一卷龍虎論一卷龜經一卷算經一卷五兆經訣一卷福祿論三卷將續求刻之嘉靖二十二年夏四月十三日承德郎南京戶部貴州司署郎中耀州喬世寧序

錢曾曰千金方三十卷孫思邈雍州之華原人救昆明池龍得仙方三十首散入此書中逐卷一方後人無從辨之新刻本撓改偽謬不可是正此猶是原書也讀書敏求記

張璐曰自云生于開皇乃托辭也如果生於隋何周宣帝時便以王室多故隱居太白山耶千金方衍義

徐大椿曰仲景之學至唐而一變仲景之治病其論藏府經絡病情傳變悉本內經而其所用之方皆古聖相傳之經方並非私心自造間有加减必有所本其分兩輕重皆有法度其藥悉本于神農本草無一味游移假借之處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藥不能成此方精微深妙不可思議藥味不過五六品而功用無不周此乃天地之化機聖人之妙用與天地全不朽者也千金方則不然其所論病未嘗不依內經而不無雜以後世臆度之說其所用方亦採擇古方不無兼取

後世偏禱之法其所用藥未必全本於神農兼取禱方單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數方亦有一方而治數病其藥品有多至數十味者其中對證者固多不對證者亦不少故治病亦有效有不效大抵所重當在於藥而古聖製方之法不傳矣此醫道之一大變也然其用意之奇用藥之功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滅之處

醫學源流論

王鳴盛曰舊唐書方技孫思邈傳上文明云周宣帝時隱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博士此何以自云開皇辛酉歲生開皇辛酉隋文帝在位之二十一年是年改元仁壽至照鄰作序之年癸酉是唐高宗在位之二十四年咸亨四年當云年

七十三思邈蓋不欲以長生不死驚駭世人故自隱其年而詭詞云開皇辛酉生故云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非自相矛盾也但七十三而云九十三者此傳刻之誤也原本亦誤舊書於傳末直云永淳元年卒更不言年若干蓋的年實無可考而以上文歷叙者參詳之則自是百餘歲人不言不知矣新書則改云永淳初卒而又添一句云年百餘歲永淳之號本只二年初與元年有何分別何必作而所添之句則反成贅疣凡宋祁之務欲自炫其長而實則無加于舊者多如此

十七史商雅

四庫全書提要曰千金要方九十三卷唐孫思邈撰思邈華

原人唐書隱逸傳稱其少時周洛州刺史獨狐信稱為聖童
及長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徵不起則思邈
生於周朝入隋已長然盧照鄰病梨賦序稱癸酉歲於長安
安見思邈自云開皇辛酉歲生今年九十二則思邈生於隋
朝照鄰乃思邈之弟子記其師言必不妄惟以隋書考之開
皇紀號凡二十年止於庚申次年辛酉已改元仁壽與史殊
不相符又由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上推九十二年爲開皇
二年壬寅實非辛酉干支亦不相應然自癸酉上推九十三
年正得開皇元年辛丑蓋照鄰集傳寫譌異以辛丑爲辛酉
以九十三爲九十二也史又稱思邈卒於永淳元年年百餘

歲自是年上推至開皇辛丑正一百二年數亦相合則生於
後周隱居不仕之說爲史誤審矣思邈嘗謂人命至重貴於
千金一方濟之德踰於此故所著方書以千金名凡診治之
訣鍼灸之法以至導引養生之術無不周悉猶慮有闕遺更
撰翼方輔之考晁陳諸家著錄載千金方千金翼方各三十
卷錢曾讀書敏求記所載卷數亦同又謂宋仁宗命高保衡
林億等校正刊行後列禁經二卷合二書計之止六十二卷
此本增多三十一卷疑後人併爲一書而離析其卷帙葉夢
得避暑錄話稱思邈作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妙盡古今方
書之要獨傷寒未之盡似未盡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論後

三十年案百餘歲及三十年之說皆因仍舊誤今姑仍原文錄之作千金翼論傷寒者居半蓋始得之其用精審不苟如此云云則二書本相因而作亦相濟為用合之亦未害宏者也太平廣記載思邈曾救昆明池龍得龍宮三十首散入千金方各卷之中蓋小說家附會之談固無足深辨焉

按是書原三十卷其析為九十三卷者道藏中所輯耀州喬世定錄出刊之詳見于兄世寧序中提要不識其說妄為傳會之談可謂疎矣僧法藏華嚴傳記作六十卷是併前後二方而言之也

千金翼方

醫學入門唐時設醫道大衰孫思邈因而思為技流朱子惜之故小學引其言曰智欲圓而行欲方膽欲大而心欲小此真醫學之秘訣也世有善記誦古今醫籍而治人無効者非失之方而不圓通便失之心粗而膽小耳果欲遂吾好生之心以濟疲瘵殘疾如高鵠有起死之功當先理孫真人之學子問云

新唐志三十卷

存

自序曰原夫神醫秘術至曠參於道樞寶餌凝靈宏功決於真眡知闢筌玄牡駐歷之功已深嚮策天機全生之德為大稽炎農於紀錄資太一而反營魂鏡軒后於遺編事岐伯而宣藥力故能嘗味之績鬱騰天壤診體之教播在神寰醫道由是濫觴時義肇基於此亦有志其大者高密問紫文之術先其遠者伯陽流玉冊之經擬斯壽於乾坤豈伊難老傳厥齡於龜鶴詎可蠲痼茲延大道之真以持身抑斯之謂也若其業濟含靈命懸茲乎則有越人徹視於腑藏秦和洞達於

膏肓仲景候色而驗眉元化剗腸而滯胃斯皆方軌疊跡思
韞入神之妙極變探幽精超絕代之巧晉宋方技既其無繼
齊梁醫術曾同足云若夫醫道之爲言寔惟意也固以神存
心手之際意析毫芒之裏當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數之所
在言不能踰然則三部九候迺經絡之樞機氣少神餘亦鍼
刺之鈞軸况乎良醫則貴察聲色神工則深究萌芽心考錙
銖安假懸衡之驗敏同機駭曾無挂髮之淹非天下之至精
其孰能與於此是故先王鑄之于玉板往聖藏之以金匱豈
不以營壘至道括囊其曠者歟余幼智淺聞老成無已才非
公幹夙嬰沈疾德異士安早纏疴瘵所以志學之歲馳百金

而徇經方老及之年竟三餘而勤藥餌酌華公之錄帙異術
同窺採葛生之玉函竒方畢綜每以生者兩儀之大德人者
五行之秀氣氣化則人育伊人稟氣而存德合則生成是生
曰德而立既知生不再於我人處物爲靈可幸蘊靈心闕頤
我性源者由檢押神秘幽求今古撰方一部號曰千金可以
濟物攝生可以窮微盡性猶恐岱山臨月必昧秋毫之端雷
霆在耳或遺玉石之響所以更撰方翼三十卷共成一家之
學譬輓輓之相濟運轉無涯等羽翼之交飛搏搖不測矧大
易道深矣孔宣繫十翼之辭玄文奧矣陸績增玄翼之說或
泐斯義述此方名矣貽厥子孫永爲家訓雖未能譬言中庶

比潤上池亦足以慕遠測深。稽門叩鍵者。哉儻經目於君子。庶知余之所志焉。

林億等序曰。臣聞方伎之學。其來遠矣。上古神農播穀。賞藥以養生。其黃帝岐伯君臣問對。垂於不刊。爲萬世法。中古有長桑扁鵲。漢有陽慶倉公。張機華佗。晉宋如王叔和葛稚川。皇甫謐。范汪。胡洽。深師。陶景之。流凡數十家。皆祖述農黃。著爲經方。迨及唐世。孫思邈出。誠一代之良醫也。其行事見諸史傳。撰千金方三十卷。辨論精博。囊括衆家。高出於前輩。猶慮或有所遺。又撰千金翼方以輔之。一家之書。可謂大備矣。其書之得於今。訛舛尤甚。雖洪儒碩學。不能辨之。仁宗皇帝

詔儒臣校正醫書。臣等今校定千金翼方。謂乎物之繁。必先得其要。故首之以藥錄。纂要凡治病者。宜別藥之性味。故次之以本草。人之生育。由母無疾。故次之以婦人。疾病之急。無急於傷寒。故次之以傷寒。然後養其少小。故次之以小兒。人身既立。必知所以自養。故次之以養性。養性者。莫善於養氣。故次之以辟穀。氣之盈。乃可安閒。故次之以退居。退居者。當事補養。故次之以補益。若補益失宜。則風痰乃作。故次之以中風。風者。百病之長也。邪氣緣而畢至。故次之以雜病。又次之以萬病。愈諸疾者。必資乎大藥。故次之以飛鍊乳石。性堅久服。生熟。故次之以瘡癰。衆多之疾。源于脈證。故次之以色。

脈色脈既明乃通膺穴故次之以鍼灸而禁經終焉總三十卷目錄一卷臣以爲晉有人欲刊正周易及諸藥方與祖訥論祖云辨釋經典縱有異同不足以傷風教至於湯藥小小不達則後人受弊不少是醫方不可以輕議也臣等不敢肆臆見妄加塗竄取自神農以來書行於世者而質之有所未至以俟來者書成繕寫將預聖覽恭惟皇帝陛下天縱深仁孝述前烈刊行方論極治生類俾天下家藏其書人知其學皆得爲忠孝亦皇風之高致焉太子右贊善大夫臣高保衡尚書都官員外郎臣孫奇太常少卿充秘閣校理臣林億等謹上

又後序曰夫疾病之至急者有三一曰傷寒二曰中風三曰瘡癰是三種者療之不早或治不對病皆死不旋踵孫氏撰千金方其中風瘡癰可謂精至而傷寒一門皆以湯散膏丸類聚成篇疑未得其詳矣又著千金翼三十卷辨論方法見於千金者十五六惟傷寒謂太醫湯藥雖行百無一効乃專取仲景之論以太陽方證比類相附三陰三陽宜忌霍亂發汗吐下後陰易勞復病爲十六篇分上下兩卷亦一時之新意此於千金爲輔翼之深者也從而著之論曰傷寒熱病自古有之名賢濬哲多所防禦至於仲景特有神功尋思旨趣莫測其致有以見孫氏尊而神之之心也是二書者表裡相

明至纖至悉無不該備世又傳千金髓者觀其文意殊非孫氏所作乃好事者爲之耳王道集外臺秘要方各載所出亦未之見似出於唐之末代博雅者勿謂其一家書也至於合藥生熟之宜炮炙之制分兩升斗之齊並載千金凡例中此不著云爾

趙希弁曰千金翼方三十卷古唐孫思邈撰思邈著千金方後掇集遺軼以羽翼其書成一家之學林億等謂首之以藥錄次之以婦人傷寒小兒養性辟穀退居補益雜病瘡癰色脈鍼灸而禁經終焉者皆有指意云

陳振孫曰千金翼方三十卷孫思邈撰千金方既成恐其或

遺也又爲此以翼之亦自爲序其末兼至禁術用之亦多驗
書錄解題

王肯堂序曰醫書不經秦火而上古禁方流傳於世者無一焉今獨張仲景方最古其次莫如孫真人千金方如是止矣真人以應化聖賢現神仙身行良醫事其所著書扶玄局頡秘笈宜不涉世情一字顧房中補益篇稍類泥水而婦人左腎膀胱兩部中雜出淫媒不典之方於養生濟物無當也疑爲後人附益非真人手澤後獲千金翼方於故友徐士彰諫議家則前所疑者悉無有而釋氏玄門千金不傳之秘前書所不及者徃徃而見於是益知此爲真人晚年定本其視前

書一出。一入。何止隻字千金而已。按仙傳拾遺及宣室志記。真人以永淳初元尸解。開元中復有人見隱於終南山。與宣律師往還。因極昆明池龍胡僧之難得。龍宮方三十首。且感神人之誠。去千金方藥之害物命者。以草木代之。作千金翼三十篇。每篇有龍宮仙方一首。今按服水法中有云。武德中龍齋此卷授余。則得龍宮方。非尸解後明甚然。亦可以證龍宮方之實者。而非好事者寓言也。方中時有用物命者。宣亦後人附益耶。抑傳者妄也。千金方收入道藏。今關中江右皆有刻。乃至宋元刻本。藏書家多有之。而獨翼方不傳。道藏亦不載。世多有不聞其名者。豈世人業重仙真秘之神物。呵禁

不容妄窺耶。三從子廷鑑以母病欲刻醫書。冀獲冥祐。請於余。余以此書授之。而表弟孫仲來助余校訂。尤力苦無它本。讐校其烏烏帝虎之譌。灼然無疑者。然後改正。不然寧仍其舊。以俟他日得宋刻善本而更之。故譌不可讀者。時有同好。幸無訝焉。得者當起殷重心。生難遭想。心真人之心。行真人之行。而後可以用真人之方。其爲真人不難矣。此則余與廷鑑刻是書意也。萬曆乙巳十月八日。余以謝諸公之枉吊。先慈者舟抵武林。德勝壩大雨不可登岸。蓬窓黠闇無聊。而廷鑑遣使來告書成。且懲序。因書以歸之。念西居士王肯堂字

泰

按王宇泰刊本較之家藏元板不唯誤文居多甚至脫數十頁元板目錄末有大德乙未良月梅溪書院刻梓木記先考得之于城東醫生白氏其文字端雅卷帙完好惜使王氏校刊之日不視是善本

千金髓方

新唐志二十卷

佚

按本事方有云千金髓有腎氣攻背項強一證則其書南宋時猶存矣

又按朝鮮國醫方類聚引有千金月令一書醫官小島

學古尚質就以採輯得說一十九首方三百二十一首

檢其文義與千金方實出一手決非膺鼎矣攷新唐志

農家類云孫氏千金月令三卷孫思邈宋志作齊人月令殆此

書也而陶九成說郭局第六十九載有其書僅舉節物

十二條蓋是以時令為主因以及醫方者故附于此

郭氏思千金寶要

八卷

存

自序曰孫真人千金方一部三十卷三百一十八門門中各有論論下各有方論以論說人所以得病之由君子小人皆

宜熟知方以治人之已病而人有未嘗得見此集者并藥有物多而難合者貧下細民因此不獲治療枉壞軀命者可勝言哉况一州一縣幾家能有千金方而有者亦難於日日示人因此孫君之仁術仁心格而不行處有之鬱而不廣處有之孫君此書上本黃帝岐伯次祖扁鵲華佗張仲景陳延之衛汜王叔和小品肘后龍宮海上而下及當時之名公方論藥術并自撰經試者世皆知此書為醫經之寶余亦槩嘗閱諸家方書內唯千金一集號為完書有源有證有說有方有古有今有取有捨關百聖而不慚貫萬精而不惑以儒書擬之其醫師之集大成者歟唐之盧照隣謂思邈高談正一則

古之蒙莊深入不二則今之摩詰斯言得其深致矣思久欲闡揚此書以廣之海內而在公牽迫終不克遂今休閑矣遂取千金方中諸論逐件條而出之以告人使人知防之於未然之前又將千金方中諸單方逐件列而出之以示人使人知治之於已病之後其思家與知識家經用神驗者亦附之其中各別稱說買巨石刊之以廣其傳以救急者為先以稍可待者為次以尋常大病為三以尋常次病為四孫君之書以婦人小兒為首以男子婦人雜病為後思今皆依之而特取諸病目前交急者為首此思急於救人推行孫君之妙法本意也謹敢以千金寶要命篇誓施萬本長者仁人當共斯

善宣和六年四月初一日徽猷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河陽郭思謹序

秦王守中序曰千金寶要者宋徽猷閣直學士郭思按唐孫真人先生所集千金方中纂要者也宣和六年思曾刻石于華州公署我明正統八年華州知州劉整重刻景泰六年和州楊勝賢以石刻冬月不使摹印易刊木板往年春予得之喜其方之簡便藥之近易醫不煩而取効速信有切于人之實用迺珍如拱璧不容自秘已命壽之梓矣竊惟寶要纂自真人千金方中天下之遊耀州真人洞者歲無虛日日無虛時顧獨不立石于真人洞前非所以廣其傳也因刻于洞前

云隆慶六年歲在壬申春三月上吉秦王守中識

李海立題詞曰此書初得華州石刻舛譌最多繼得華州木刻及蜀中及郭武定木刻其譌猶萃之石刻也其門類錯亂者茲皆類明拾遺一段茲皆附之各類小兒兩類併而爲一爲其便于檢閱也其間有字句之謬可以意會者乃敢更之中有文字高古不能讀者不敢輒易乃仍舊焉自千金論起至若有所舉重段止以欲人知所避忌也自五勞七傷有小腹痛起至婦人新產上廁段止既無治法又無令人避忌之意自五勞段數至第二十二段中有凡是病者皆須服之之句後淋閉論末又云悉服之立驗或亦萬病玉壺各有所主

也因併及之

錢曾曰郭思千金寶要八卷宣和六年河陽郭思取千金方中諸論逐件條而出之使人知治于已病之後并附經用神驗者各別稱說推行孫真人妙法之本意仍以千金寶要名篇買巨石鐫之立于華州公解吾家墨刻舊本字畫完整古香襲人暇日當取以校對始知是本之佳否也

孫星衍序曰千金寶要十七卷附論及千金須知爲十八卷宋宣和時郭學士思從孫徵君思逸所撰千金方撰要刻石華州公署自明正統景泰間俱有木石刻本至隆慶六年秦王守中復刊石耀州真人洞四庫書未及收錄余遊關中得

其榻本藏笈中按家徵君生於後周卒於唐永淳之代葉夢得避暑錄話稱其作千金前方時已百餘歲後三十年作千金翼段成式酉陽雜俎則謂昆明池龍宮有仙方三十首徵君因救龍得之因上帝不許妄傳復著千金方三十卷每卷入一方千金方本與千金翼方爲二書是以舊唐書本傳止載千金方三十卷晁公武陳振孫書目則云各三十卷今俗本千金翼方九十三卷不知何人更其次弟千金前方竟不可別此宣和時擇要本當從前方錄出者龍宮仙方在其內真世間秘異之書不可不廣其傳以公同志書中謂今俗稱豆瘡爲小兒丹毒又有反花瘡元人竒効良方始謂之痘疹

可證俗人謂此疾出於近代者非也。縊死人可救，落水人經一宿猶可活。倉卒間不知其方，書備其術，尤為濟人之仁術。世之從政者，不師益公獄市勿擾之言，惟株累鍛鍊之是務。置一切積貯水利農田學校利益於人之事於不問，以致傷元氣，感召災殃，誠不如尋覽方書，胸中常有活人之念，為善最樂，在此不在彼矣。

按孫季述所刻，併附論及千金須知，俱為八卷。與讀書敏求記所載符，其分門九十七篇。季述序曰：是書十七卷，合論及須知為十八卷，恐是失檢。序又曰：俗本千金翼方九十三卷，不知何人更其次弟千金前方，竟不可

別考。是以喬世定所刻前方為翼方者，何錯誤至此乎。

張氏學懋 千金寶要補

三卷

存

自序曰：此宋徽猷閣直學士郭思按唐孫真人千金方而纂其簡易者也。宣和六年，思刻石于華州。我明正統八年，知州劉整重刻。景泰六年，知州楊勝賢以石刻艱於摹印，易刻木板而傳，稍廣焉。但字多譌舛。隆慶六年，秦王復勒石于耀州真人洞前，為文學謝沾書，稍正其譌，而門類錯亂，有以滯下方混于小兒丹毒方中者。余恐其誤人，乃求全本千金要方。

並王宇泰太史新刻千金翼方分門考訂又按仙傳所載真人著千金三十篇每篇有龍宮仙方一首政恐郭氏尚在掛漏間以已意擇而補之其上各加一補字者不敢失郭氏原本也嗟嗟真人神化濟世全在千金一書今海內僅見關中江右刊行二板而時醫亦鮮能習之蓋非苦其方之珍繁則憚于藥之炮煉雖神奇應驗理在目前其如不明不行何哉郭氏所纂不過采其倉卒救急藥簡而易辨者以便民耳若其全本首婦人次嬰孺次男子老人次鍼灸導引養性攝生以至服食所載飛鍊鍾乳雲母五色石英等法採製松脂茯苓黃精枸杞等方種種具備誠遵而行之小可療疾大則延年百食者乃反以爲忌嚇以爲不可試也噫此何異認上味醍醐爲毒藥也哉余欲訪宋元道藏訂證全方覓一有力者刊行以廣真人弘濟之意徒有其志而未逮也倘邀真人冥祐假以餘年庶得竟未竟之願耶金陵醫士程初陽文格徐呂梁經洪皆篤信真人藏有千金方而善用之者若欒恒所文愿范華宇應春同力校正得並書泰昌庚申歲重九日蜀梓州張學懋誌

張氏璐千金方衍義

三十卷

存

自序曰易云眇能視跛能履明乎非所能而自以爲能不自知其才德之兼絀也余自慙固陋之經國濟世之略生遭世變瑣尾流離迨永清大定而後章句荒落株守蓬廬惟有軒岐性命之學日尋繹焉而不倦時吾里有李瑾懷茲者與余爲膠漆契博聞強記潛心醫學君子人也所可議者務博而不知所宗淺涉而未探突奧嘗與之究玉函金匱及千金方一書非不有識堪資而求所謂恢心貴當尚有憾焉深歎述古之難如昌黎所云補苴罅漏張皇幽眇洵非未學所可幾也夫長沙爲醫門之聖其立法誠爲百世之師繼長沙而起者惟孫真人千金方可與仲景諸書頡頏上下也伏讀三十

卷中法良意美聖謨洋洋其辨治之條分縷晰製方之反激逆從非神而明之其孰能與於斯乎余自束髮授書以來即留心是道曩所輯續緒二論及醫通一十六卷付梓行世深歎學識迂踈僅可爲後學自適自卑之一助迄今桑榆在望尚欲作螻蟻不朽亦自愚矣而此書不爲之闡發將天下後世竟不知有是書深可懼也因不揣愚昧彙取舊刻善本參互考訂逐一發明其反用激用之法貫串而昭揭之其于針灸一門闕以俟專家補之俾學者開卷了然胸無窒礙照宋刻本仍隸三十卷倣趙以德敷衍金匱之義又殊愧敷衍成文爰名曰千金方衍義後之君子有以討論修飾授之剞劂

亦斯書之幸甚余不學無術老無思索意之所致信筆成書
殆所謂眇之能視不足以有明跛之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康
熙歲次戊寅十一月既望八十二老人石頑張璐路玉序

孫氏思邈醫家要妙

崇文總目五卷

佚

醫籍考卷四十二

